

□周勇

从史迪威故里向西望去

——忆史迪威将军长女南希

在我的美国朋友中，南希女士是最为特殊的一位。

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鲁克是史迪威将军的大女儿，她自己取了一个很中国的名字“史文思”。

多年来，她不遗余力地搜集史迪威将军的遗物和二战文物，并把它们捐赠给重庆史迪威博物馆。她已古稀之年，仍频繁地奔走于中国与美国之间。有时她还把孙女们带到中国，带到重庆，通过耳濡目染，传承中美友好事业。因此，我们全家都认识了这位热情干练的老太太，成为了好朋友。

1995年夏天，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拟定专程拜访南希。7月12日我从菲尼克斯飞抵蒙特雷。此前她就告诉我一定要亲自到机场迎接，让我心中感动。但我一再告诉她千万使不得。

然而一下飞机，我就看到了这位身着大花衬衫，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太太。那时她已年过八旬了，亲自开着一辆轿车在前面给我们带路。

这位老太太开的车跑得飞快，我们的车需要紧赶慢赶才能跟上她的速度。那一天，她带我参观游览了以风光美丽而著名的十七英里海滩，参观了20世纪初史迪威将军的两处旧居。

傍晚时分，她领着我来到她所居住的小镇——卡梅尔。

卡梅尔是蒙特雷半岛一个精致的海滨小镇，位于美国西岸著名旅游观光景点——十七英里之南。20世纪初，史迪威将军就把家安在卡梅尔镇上。

他在这里度过了与家人其乐融融的欢乐时光，并且带着家人回到中国。他在这里得知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后来又从这里踏上第五次到中国的行程，而这一次是他一个人前往，到中国重庆。最后，他又回到这里，那是被罗斯福总统从重庆召回，郁郁寡欢，与世长辞。

如今，我就站在史迪威故居前面，花园的门敞开着，望得见波光粼粼的太平洋，再向西望去，那一定是大洋彼岸的中国。

史迪威将军的两个女儿南希和她的妹妹爱利森也定居在这里。她们经常组织促进两国人民友谊和了解的活动。爱利森生在北京，从小就师从著名画家，专攻山水人物、花鸟鱼虫。她在镇上开了一家“中国画室”，教授美国人学习中国画，介绍中国文化。1991年去世。

二

南希把我带进了她自己的家——她一个人独住这里。

宽敞的客厅里，一派东方情调，处处都透着史迪威将军的气息。当中一套中式的家具，正面上是张爱萍将军潇洒的题诗：“史迪威尔名犹存，东洋难阻旧友情。京华欢宴将军女，谈笑风生如故人。”记述着这位中国名将对一位美国名将的情谊。题诗两边是两堂饰金木雕条屏。

一面墙上挂著名书法家端木蕻良的题诗：“史迪威名公路在，苍心犹记将军情，一四代来中国，花簇长江打夹迎。”据说这是1985年南希从重庆乘扬子江号轮船东下，在船上偶遇端木蕻良一行。端木得知南希乃美国名将之后极为高兴，诗兴大发，一挥而就。这件作品尺幅很大，装裱后几乎占去一面墙。南希在作品两边用中国瓷盘进行了装饰。

还有一面墙上高低错落的博物架，上面摆放着中国的瓷器和古玩。墙角斜放着一个黄铜质地的柜子，大约有1.5米高，正面是两扇双开柜门和三面柜壁，均是镂空雕花，极为精致。我不知这是何种宝物，便请教南希。方知，这就是难得一见的清代皇宮的空气降温器。

在她家的其他房间里，还摆放着许多中国古董，展示着一些中国字画。整个室内充满着浓郁的中国氛围。南希告诉我，史迪威醉心于中国文化，这些东西都是他五次到中国工作时辛勤搜集的成果。我建议南希，这批文物是一笔宝贵的遗产，千万要保存好，不要散失。

南希给我看了许多史迪威将军的遗物，其中有一张照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史迪威跪在地毯上拉着手风琴，而他的听众是一只名叫“加里”的硕大的狗。南希告诉我，史迪威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对艺术颇有造诣。这张照片摄于1945年底，当时他已经被从中国召回，困于家中，郁郁寡欢。

确实，在这张照片上，忧郁的史迪威专注地拉着手风琴，只有他的爱犬懂得主人的心思，专注地倾听着主人的琴声。一年后，史迪威将军就去世了。晚饭后，南希和我拥抱告别，相约重庆再见。她告诉我，一定还要去重庆，还要去史迪威博物馆，还要去看望我父亲、我的姐姐和我那可爱的儿子。

然而不到两年，噩耗传来。1997年4月16日，南希在卡梅尔的家中逝世，享年83岁。

这让我们全家都心情沉重。我眼前始终回放的是她满头银发，穿着大花衬衫，开车飞快的样子，再就是她那充满了中国文化情调的家……

多好的老太太呀！她在天堂，一定会想念着远在中国，远在重庆的我们吧？

三

史迪威将军对中国解放和进步事业给予了积极支持，对中美人民友好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一段友好情谊值得被记录下来，传承下去。

早在1991年，正值史迪威将军逝世45周年，为了纪念他对中美两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作出的贡献，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谊、交流与合作，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和重庆市政府共同发起，在重庆成立了“史迪威研究中心”。我的姐姐周敏担任史迪威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史迪威博物馆首任馆长。

从那时起，重庆市政府举行了多次史迪威将军研讨会，把对史迪威将军的研究范畴从历史扩展到经济、外交领域，研究的重点也从历史延伸至当下，研究的程度也逐步引向深入。

1994年，重庆市外办决定举办《史迪威与陪都时期在华美国人展览》，我有幸受邀主持了展览的总体设计、历史研究、文本撰写和审定等工作。1994年10月展览正式举行。南希题词：对我和整个史迪威家族，这都是美好的一天。

南希去世以后，南希的儿子约翰·伊斯特布鲁克担负起搜集史迪威文物，沟通中美两国学界的重任。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他多次来到重庆，有时甚至把太太和两个漂亮的女儿也带来，参加以史迪威为主题的中美交流与友好活动。

由于30年来的积累和方方面面的支持，到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在我的主持下，终于编成《史迪威将军与中国战区统帅部影像集》。由我和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分别为之作序。我与史迪威家族的友谊又传递到了第三代身上。

这是对史迪威这位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和我所熟悉的南希老人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史迪威研究事业和史迪威博物馆的开拓者们，和以约翰·伊斯特布鲁克为代表的史迪威将军的后代们的敬意。

【文艺评论】

□李明泉 陈珑瑜

作家姜明的历史文化散文《悲欣交集——王铎的人设突围和笔墨狂欢》(《北京文学》2023年第3期首发，《散文选刊》2023年第七期转载)共八节近2万字，是典型的长篇散文。文章一经发表，即在各大大网站和微信朋友圈热传，成为一篇“网红”文章。

此文以王铎生平为经，明清交替的历史记述为纬，以历史遗存的诗词注解王铎人生，以作者本人学书法感受王铎笔墨来评价，既细腻斟酌又活泼激昂地为读者复原了王铎的铮铮风骨、卓绝高才却又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一生。

人物评论并非简单之流水账，更非远距离的鉴赏。姜明通过阅读大量历史遗留文字资料，加之拜师学艺学习王铎书法，以书法视角去思考那个骤然衰败的朝代中文人何以安身立命，何以表情达意，将王铎写得生动鲜明、浓郁活泼。

王铎出生于贫寒的耕读世家，十六秀才、三十进士的背后是“不能一日而粥”的艰辛与坚定。虽然入取便是庶吉士的高起点，但在为大明王朝效力的二十余年中，他所面临的却是一场在阉党专权、皇帝昏聩、内忧外患的朝廷斗争中有志难酬的孤立无援危局。

“清流”为表，“名臣”为实，王铎不畏奸臣，执意弹劾杨嗣昌，在弘光朝主审假太子案中无不展现其凛凛风骨。可惜的是，他一次又一次的秉公直言、冒死请缨御敌皆在暗流涌动的党派斗争中无果，明王朝的大厦也在风雨中欲倾。可笑的是，清军入关，大朝“明君”抛弃了他的臣民，这份懦弱让王铎看清了几十年来自己“忠”的不过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小人。

□何琛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我的很多学生在毕业时几乎都喜欢跟我说意思相同的一句话：“何老师，您就是我人生中的一束光。”我心里高兴，很想告诉他们我能成为他们的光，是因为我的生命里也有那么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

遇见

我刚参加工作时就被学校安排直接带初二。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面对青春叛逆期的初二学生，那一年的跌跌撞撞可想而知。然而学校却对我无比信任，让我继续带初三。

怎么办？因为初二一年的不顺利，让曾经意气风发的我对三尺讲台有了畏惧感，更不要说心里还有若干个为什么没有解决。我该如何面对孩子们关键的初三？那一年的九月我陷入了一种莫大的惶恐中。

去听老教师的课是最好的学习途径。于是，学校的王牌语文老师——颜老师成了我的救命稻草。二十多年前的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怯生生地走到她身后，轻轻地唤了声“颜老师”，“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颜老师开口，一脸笑，嘴角两个酒窝漾出的光让我有点迷眩。我红着脸吞吞吐吐说出想去听她的课的请求。

“颜老师的课都是开放的，你不知道啊？”小何。“一阵爽朗的笑，一旁的年级主任回答了我。“学校老教师的课堂都是开放的，为的就是方便年轻人学习。”年级主任继续说。

“谢谢主任，谢谢颜老师，那我一会儿就来听第四节课。”这次我的声音高了八度，透着的雀跃和欢喜整个办公室都能感受到。

从那一天起，我开始到颜老师上课的教室去蹭课听课。下课了，再忙，她都要问我一句：“有什么问题没有？”就这样，我有了一个非官方认证的师傅。

赛课

颜老师带着我顺利走完初三的那一年，她成了我们初中语文组的教研组长。

她做组长的第一次考验就是要指导我参加全市的赛课活动。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不仅抽到大家都怕面对的文言文，还是长篇的《醉翁亭记》。

我迅速进入准备阶段，连夜备好课，第二天，吊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接受全组老师的检验。如果那天你从教室外经过，一定会觉得这是一堂多么激情磅礴的好课，整堂课学生被我带着走，学生一齐回答问题的声音让教室上方的吊灯都微微颤动。

下课后，我兴冲冲走到颜老师面前，准备接受表扬。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她半晌的不语。我才意识到情况或许不太美妙，高昂着的脑袋耷拉了下来。

终于，颜老师开口了：“你是什么老师？”这一问，我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是教语文的，语文课的主体就是语文。你带着学生分析文本

写王铎的长文为何能成“网红”文章

——评姜明《悲欣交集——王铎的人设突围和笔墨狂欢》

“忠君大义”的“君”已不复存在，但南京数万无辜百姓的“义”还摆在清军寒光流动的刀剑之下，唯有迎清军入城才能避免屠城。姜明正是看到了王铎灵魂中的痛苦与挣扎，看到了千古骂名背后的无奈和卑屈，一种穿透历史时空遥远距离的灵魂契合打动了作者，也打动了文字前的读者。

王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背后是他追寻书法的恣肆放浪和敢于创新，在书法过程中找到自身价值和另一个真实的“我”。由此，姜明尽可能设身处地从理解一个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和心路历程出发，把王铎的书法艺术成品还原到他的原创文本、创作姿态、艺术内涵之上。如同慢慢挖掘一颗精密的骨骼化石那样，完整地展现王铎的生活时代背景，展现他独一无二的艺术审美追求与艺术冒险。因而，王铎“粗”“野”“奇”“怪”放浪形骸的书写既是某种程度的对现实的逃避，是赎罪的自我辩解，又是对狂热激情、顽强生命、勇破陈规的“书法暴力美学”的追求。

很有意思的是，姜明从对书法学习上的感悟逐步渗透，仿若电影蒙太奇片段：一个四百多年后的现代人重拾传统文化的精神密码，在执笔、起笔、运笔、收笔间扫出了墨气淋漓、气势狂野的王铎体，在“不美”与“怪奇”中重审儒家文化价值观与个体理想人格的道德角力，在点、横、竖、撇、捺间探寻对过往时代的悲剧人物的怜悯与尊重。

纵观王铎一生，无法不对其才情高志赞叹不已，也无法不对其悲剧叹息不已。“功名晚节难”一语成谶，十六岁的王铎闯穿了自己悲剧的一生。“晚逆”之后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再无

建树的可能性，唯有书法与文学创作能拯救他矛盾煎熬的魂灵。他的书法是忽正忽斜、忽雅忽野、大整大乱、既丑且美的多元矛盾统一的审美组合，是乱世之象、末世之征，当哭的长歌，绝哀的欢叫。

关于书法，姜明有一段精彩论述：“真正的书法家不是匠人，不是依葫芦画瓢般临帖然后刷字成篇的熟练码字工人，而是对文字有独到理解和深厚感情的创作者，是视文字为自家亲人的忠厚长者，是赋予文字以灵气和内涵的魔术师，是于千万千的文山字海中让自己文字桀然生姿风标独具的艺术家。书法家写的是字，又不完全是字，书法家的字可以镌刻山河、愉悦眼目，甚至可以凝固岁月、审美人性。特别是那种以自家手笔书写自家诗文的书法家，他们的遗墨和刻石就是岁月的包裹，他们记录历史，同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文稿的文献价值和书法的艺术价值两相增益交相辉映，王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杰出代表。”

可以说，王铎不是把字写大了，而是把“人”写大了；不是把个人写大了，而是把自我的意识写大了。王铎渗透的不是字，是目不转睛的肝肠寸断，是人鬼附体的魂飞魄散，是失败人生的倔强战书。

这种充满激情而又理性的描写和评述，让我们对王铎这一复杂人物和内心世界有了真切的理解，也让我们在姜明文字恣肆放浪且具张力的美学表达之外，看到了历史文化散文入性入情动人心魄的叙述可能——这，大概也是本文能在发表后被热传成为“网红”文章的原因之一吧。

(李明泉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陈珑瑜系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硕士研究生)

成为师傅

没有？教材都不读，空谈什么人生真理。”颜老师有点生气。

这时候其他老师也表达了意见，告诉我即使赛课，也不能光整花里胡哨的形式，不朗读课文、不分析课文是没有语文味的课堂。我的脸红了。

等教室里只剩我和颜老师的时候，她的脸色缓和了许多。翻开书，她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给我细抠要领。走出教室，天已经擦黑，一阵风吹过来，她打了一个寒噤。“今天听你的课，我从头冷到尾，明天听我得裹件棉袄。”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的脸还在发烧。

第二天颜老师果然穿了棉袄，好在按照她的指导，我的课像模像样多了。课后，她又留下来给我抠细节。于是，我又把这堂课对着她讲了三遍，每一遍，除了对内容的字斟句酌，她还给我计时，甚至写上我口头禅“啊”的次数。到了晚上，我已精疲力竭了，她还让我自己对着镜子再讲一遍。

终于轮到上场了。正式比赛那天，第一次在陌生学校给一群陌生孩子上课，还要面对一屋子的听课老师，我紧张得手心冒汗。站上台，我一眼就看见左手边角落朝我点头的颜老师，内心逐渐安定下来。

过程顺利精彩，下课铃响，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看见她是第一个站起来的，即使她长得并不高大，但是我知道第一声掌声是她——我的师傅给我的。

总结会上校长说，好师傅就一定会有好徒弟，一等奖是水到渠成。这时，我终于看到她笑了，不知道她是因为听到校长夸赞，还是因为正式收了我这个徒弟而笑。

鞭策

比赛带来的荣光让我一度忘乎所以。

我收获了更多的掌声和夸赞，更是凭此非常顺利地破格评上高级职称，志得意满就是30岁的我的状态。

有一天颜老师走进办公室，径直来到我面前，给了我一份教委组织的“教学大比武”文件。我明白她是准备让我去参加，进一步提升业务能力，继续在教学路上高歌猛进。

她期待的回答并没有出现。听我东拼西凑絮叨的困难，她一句话没说，径直走出了办公室，只是那份文件在她出门的时候不再被高高扬起。看到她摇了摇头，我的心突然很重很重地坠下去。

那次参赛的年轻老师在师傅的辅导下依然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全组一起庆祝的时候，师傅总结：忘掉过去，继续开来。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像极了她的目光，拐个弯都射向我。



金剛碑印象(纸本水墨)

刘成熹

投稿邮箱:kjwtx@163.com